



庚子思语

浦学坤 文

开门与关门

今年的春节有些突然。路上的行人突然不见了，千家万户的大门突然都关了。

以往的春节，家家户户大门敞开，人们走亲访友，迎往送来；大小酒店的大门也都敞开，各种宴会热闹非凡，一派喜庆景象。

“天道好还，世事无常。”如今的大门都关了，是为了规避一种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染，是为了人们相互的安康。此谓：关门大吉！

门，始终有开与关的功能。开门是方便进出，关门是禁止通行。门是不受外界干扰、让心灵安宁的象征。开门与关门，都是一种生存的需要。

当然，关门时千万别把心门关上，一旦关上，心就闷了。门也不能一直不开，否则人就呆了。

关门以后总要开门，待到一个叫钟南山的人说，可以开门了，我们就可以开门见山大声说：开门了，开门大吉！

别冤了蝙蝠

关于蝙蝠的传说很有趣。

有一天，百鸟之王凤凰过生日，鸟们都为凤凰庆祝寿，唯独蝙蝠不到，它说它是四足动物，不属鸟类。后来，兽中之王麒麟过生日，百兽都去庆贺，蝙蝠又不去，它说它会飞，不属于兽类。凤凰和麒麟都很生气，但又无可奈何。因此鸟类和兽类都视蝙蝠为异类，不与之往来。

蝙蝠很怪异，似鼠，为哺乳动物，可它有翅膀，会飞，被称为“飞鼠”。蝙蝠习性奇特，昼伏夜出，在山洞、树梢倒悬而居，被古人视作“仙鼠”，作为吉祥物。

在民间，把蝙蝠作为吉祥物，主要是取“蝠”与“福”之谐音。艺术家把蝙蝠广泛运用到各种文艺作品中：两只蝙蝠相对为“双福”；剪五只蝙蝠贴门上为“五福临门”；将红纸蝙蝠贴于门、窗上，称作“洪福齐天”；将蝙蝠与桃子组合为“多福多寿”；把蝙蝠与铜钱搭配为“福在眼前”。蝙蝠虽然不美，因取名吉祥，成为人们追捧的吉祥物。

可是，居然有人将蝙蝠当野味美食，似乎吃了能长寿。君不知“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的古训，福祸相依互为因果，会互相转化的。你不保护野生动物，想吃尽天下美味，必将受到自然的报复。

人想享福惹了祸，只能自食其果，千万别冤了蝙蝠。

孤岛不孤

人，从来都是群居的社会性动物。“人”的组成，一撇一捺是相互依靠的。一个孤立的人一旦离开了别人，是很难生存的。

虽然，人一旦得了病毒感染，就必须与其他人隔离，否则会传染给他人。

但美国作家海明威在60多年

前曾说过：“谁都不是一座孤岛，自成一体。任何人的死亡都使我有损，因为我与人类难解难分。”

人生不是孤岛，人与人是相互关联的。即使有人失联无助，也会有其他人相互联系，发出新的信号。

饮酒的理由

一年之中，什么时候饮酒的机会最多？不用问，都会说是春节。即使平时不喝酒，或有人以种种理由劝阻，但到了春节，喝酒的理由就多得多了。

春节饮酒，最初是出自辟邪驱恶、祛病健身的理由。据中医典籍和风俗志等记载，春节饮屠苏酒，“不病瘟疫”；饮椒柏酒，“辟一切疫病不正之气”。

屠苏原是一草庵之名，相传有一神秘之人居住其中。每逢除夕之夜，他都分送邻里一包药，嘱咐浸泡，新年饮之可防瘟疫。后人以此配方，将“屠苏”作为酒名。春节饮此年酒，象征长寿安康。苏轼饮酒作诗“但把穷愁博长健，不辞最后饮屠苏”，被广为传诵。唐代名医孙思邈《类集》称：“一人饮，全家无疫。一家饮，一里无疫。”此说更是成了延年益寿、祛除疾病的饮酒理由。

今年春节不出门，与亲友一起饮酒的机会少了，但在家小饮还是一天不少。有了饮酒的理由，不仅自己独饮，妻儿也和自己对饮了。

百岁之梦

想不到春节前，南方泉程仲年老先生来我处。只见他敏捷地从汽车上搬下来不少年货。我说，长辈给小辈送礼，真受不了啦！

只见他送我的年礼中有一块木板，他在上面雕刻了“福寿年高，寿山福海”八个大字。还有几只瓷杯，上面的红字吸引了我的眼球：“父亲程仲年百岁大庆”，下方落款是：“德艺双馨，健康长寿。全家二子三女暨孙曾孙玄孙拜贺，二〇二五年二月二十六日”。我握着95岁程老的手说：“好，祝您福如东海、寿比南山，轻轻松松过百岁！”程老哈哈大笑：一定！一定！你也是，你也是！

据科学家研究发现，那些有生活目标的人要比没有生活目标的人更幸福和健康。程老有百岁之梦，是有实践基础的，完全符合长寿的综合条件：

一是长寿基因，程老的母亲寿年103岁；二是保持乐观的心态；三是坚持适度的运动，程老平时出行骑自行车，在家喜欢栽花、读书、刻字；四是子女孝顺；五是有自己的人生目标。

人生的成功，不在于拿到一副好牌，而是怎样将坏牌打好。程老一生坎坷，但待人宽厚，乐于进取。他的人生规迹，是值得我们后辈学习的。



2020，新春日常

朱武英 文

新年与旧文字

我在读一篇自己的旧文字：《过年：一个带着民间体温的语词》。

中国人讲究的是“凡事不宜苟且，而于饮食尤甚”，所以，这种闹猛在过年时尤甚。

还未至菜场口，你或许会先自被挤挤挨挨的人头骇住。其实，没事，每个人都是面目模糊，每个人却心里都是妥帖的。中国的百姓，即使富了，在骨子里总还需要真实的，看得见的食物做铺垫，才有现世安稳的感觉。在饭店里吃年夜饭，于大多数老百姓，尤其是有老人在的家庭，总觉得远不如在家里踏实，安稳。

那些我们熟悉的新年味道在旧文字里复活，那些朴素的民间情义，藏在整个朝阳菜场热闹健康的笑声里；躲在永远相信货比三家不吃亏并以此为乐，从菜场这头走到菜场那头，每一个菜都要问问价，都得掐一掐，最后大多留给摊主一句“再看看”便走了的老头老太太里；在叫唤着“当心挤着老太婆啊，过年啦，不要寻个娘转去啊”人老心不老的淘气老头边挤边说的大笑里；在怕挤散了，紧紧牵着，生怕一转身就走丢了的老夫妻俩的手心底里。

在那篇文字的最后，我写道：

真的，如果你没有经历过民工潮，没有见识过人山人海，不曾亲历过摩肩接踵前胸贴后背，你不会体会到过年这样带着民间体温的语词。

这是一篇写于2014年时的旧文字。即使隔了好几年，每个字里都还跳跃着年的欢喜。比较而言，2020的新年，街道清冷，雨水安静得可疑。2020的朝阳广场不会知道在几天后，全城会寻找一位在此盘桓三小时的新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老者。人们在雨水四溅疾驰而过的汽车里，听见小兽一样的危险气息，藏在七百余公里之外的武汉，隐在每个人身边，让新年长得完全不像我们那么多年来早已习惯的闹热新年。

口罩与非口罩

D的朋友圈记录了年初一时母女两人的一段实景与对话：

女儿强烈要求继续买口罩，持续关注疫情并实时向我汇报。

“无锡才一例，别紧张。生死有命！”我说。

“我还小，还没活够呢！”没经历过非典的小汪慌慌忙！

口罩，这个被绝大多数人忽略的名词。他们曾经只是一些冰冷的说明文：

医用口罩一般由主体过滤材料：如聚丙烯熔喷布等与其他材料：金属（用于鼻夹）、染色剂、弹性材料（用于口罩带）等构成。按照面罩形状可以分为平面形、鸭嘴形、拱形或折叠式等。按照佩戴方式可以分为耳挂式、绑带式或头带式。

朋友圈里口罩则是热乎乎的记叙文。他们由排成长队等待购买口

罩的大叔大妈，由拿着口罩走在街头在心里为家人构筑健康长城的左邻右里，由电话这头喋喋不休叮嘱父母不要去公共场合出去一定要记得戴口罩的中年人和那头哦哦哦转身搁了电话可能就是一句“多大点事”的老父亲老母亲构成。

口罩成为2020鸭嘴兽们集体的提醒与致敬。

在地铁上或者公共场合，一个不戴口罩的人成为不尊重他人的另类。

武汉封城的第8天。

疫情不断升温，感染人数持续增加。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情况，不容乐观。

面对疫情，84岁的钟南山先生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眼中虽饱含泪水，语气却十分坚定：“全国帮忙，武汉是能够过关的，武汉本来就是一个很英雄的城市。”

泪目。为所有逆行者，为中华祈福。

武汉封城第9天。读李承鹏《冷的冬，暖的歌，愿武汉人民早日坐在街头吃碗热干面》。

想起两年前在武汉参加女儿的毕业典礼，所至是武大、华科大的满目苍翠，是池莉、方方笔下生猛的汉正街与沧桑汉口，是纯武汉的一碗热干面以及辣得流眼泪却道“还阔以”的小龙虾。

武汉，记忆里仿佛汪老笔下“家人闲坐，灯火可亲”的武汉，思之盎然，不能自己。

书与电影

取消了每年必须的大家庭聚会。视频里给老人拜年。静祈国泰，民安。

雨落在空阔的街面，发出巨大的回声。适合与家人闲聊以及安静阅读。

再读加缪《鼠疫》，心情复杂。《萨冈1954》里，萨冈第一本书《你好，忧愁》即将出版。她不知道在未来的日子里，她会被人赞扬，遭人讨厌，会在一次可怕的故事中邂逅死神。她有的只是一个18岁天才少女的自信。

收到《散文》2019年度精选集，我的《黎明书》入选。在水仙花香里读闲书，是这个春节最美好的礼物。

偶尔也看电影。《少年的你》里，易烱千玺与周冬雨，带着逼人的青春生猛气息，好得令人惊讶。如果你是黑帮片爱好者，马丁·斯科塞斯，罗伯特·德尼罗，阿尔·帕西诺，乔·佩西，看到这四个老男人如雷贯耳的名字，想必已经开始兴奋了吧？看到四分之一处，帕西诺出场，每一个动作都有戏。从《教父》，《盗火线》到《疤面煞星》，《闻香识女人》到《爱尔兰人》，我们的迈克尔·柯里昂老喽，一个时代老了。而当熟悉的音乐响起，除了大表哥和西比尔，他们，以及唐顿庄园都回来了。

他们都回来了，真好呀。每个人都还是那么美。每个人都还是那么美，真好呀。

2020，你安然，我无恙，真好。